



## 從敘事想像力的建構談文面到黥面

● 方中士\*

約莫五年前聽讀哈拉瑞的《人類大歷史》，震撼於其俯視鳥瞰人類作為智人這一自然演化出來的物種如何從自然環境中求生存與繁衍的需求中一路演化成為全球力量最強大的物種——甚至內含了自我毀滅的力量，這智人物種藉由演化出來的敘事想像力與語言溝通能力而滅了巴安德塔人而一路繁衍遷徙擴張到這藍色星球的每一角落，成就了考驗人類會不會能不能在自毀前學習煞車的人類世。

從哈拉瑞以智人能彼此溝通敘事想像的世界這角度來說，足以深入詮釋亞里斯多德定義人是「政治性的動物」之說，也由這角度可破除宗教就只是人以神之名所建構的故事這一「人的宗教」之說；說穿了，在滿足人類索求意義感的想像建構下，近七萬年來——或者更嚴格的說是近二萬多年來，智人一路從泛靈信仰的游牧採集到農耕到城鎮到商業到帝國到歷史終結的發達資本主義下的多神或一神信仰，人類在其自身創造的文化中成就了美好的人性與人生的沉淪，猶如哈拉瑞在破解被世人推崇肯定的宗教中成就了聖潔的可能也同時滑入世俗的自我欺瞞，使得教宗同時是人類最早創造出來的假新聞但也因而建構了雄偉華美的大教堂與動人魂魄的哈利路亞聖歌與永垂不朽的贊頌詩句。

可問題是到了二十一世紀 2049 年人工智慧起始點來臨前，人類是否已能充分看透自己建構出由智人到神人的這條不歸路？我們因文化而脫離自然力的捆綁約束，但也因此嚐到普羅米修斯的誘惑，這在追求不死、快樂與永生的衝動上尤其明顯；我因把

\* 方中士，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握這個詮釋角度，對人類文明的胎動初心特有興趣，設想在久遠久遠前的游牧採集百來人族群如何開始邁入農耕定居的生活，如何捏塑出第一個汲存雨水河水的陶甕？在捏燒陶甕時如何留下繩紋而由繩紋進而有最早的指畫？聽說最早的漢民族陶畫是日出高山，那殘存於今日原住民族群的幾何、人形、波浪、魚形等圖形的起源呢？

暑假到屏東霧台鄉與高雄茂林鄉，在地原住民的社區導覽解說員都提到魯凱與布農族傳統領域交疊的中央山脈深處有罕為人知的神祕岩畫，聽得我想入非非，乃撰寫「從文面到黥面」一文如下所附，用以探討同為在人的肌膚上刺青構圖，何以又展現截然有別的人性，荒藉此一端，作為通識教育課程談論文明/野蠻、宗教/人文、理性/反理性、聖潔/世俗等二元對立者參考：

### 「文面與黥面」節錄：

凝視過去的黯黑歷史，人類真的能走出被黯黑深淵凝視的恐懼嗎？

殷周之際的奴隸社會遺跡在「黑」字的文化秘碼上。「黑」是用「辛」著墨料於奴隸臉部圖紋。「黑」上半部為臉部刺青，「黑」下半之四點原造型為「辛」工具，後藉「辛」刺破皮膚以著色所感，轉注引伸為辛苦、辛辣的「辛」；那下半的四點是滴落的墨汁抑或是臉上的淚痕？

我試著用粉筆在黑板上側鋒筆勢畫出「黑」這張本來該表現出磨難苦痛表情的奴隸臉部，可這「黑」該有多黯黑？，想像並說明奴隸社會如何形成，人類告別智人小群體採集遊獵階段，進入定居的農牧生活須付出甚麼代價？從「辛」到「宰」到「黑」，我們怎開始讓同為人類的另一個人的肉體被非生存鬥爭需要而折磨而傷害？而後來的我們又究竟接受了甚麼故事而成了無視於另一個人受苦的靈魂？

我盯著黑板上的「黑」字，寫下其右文字串：墨、黥、黯、黥、黥、點、默……；還有呢？那粗線條點劃出的傷痕，汨滲出的鮮血，激烈扭曲的身軀被強力束縛壓制，那激夜火盆旁哭號嘶喊到啞氣結，這怎不令人糾心的黑暗人性與歷史？

人怎會奴隸另一個人？為了屈服他的意志，否定他的自尊，我們肆意屠戮，拆離其家庭，捆縛、烙印、髡削、黥面……；我們在其中伸展聚合人群的權力，一路傳承





成為文明生活裡隱而不宣的默契，直到近代人權啟蒙觀念的崛起，我們開始有機會在原住民部落文化裡找回人之所以為人的「文面」尊嚴。

「文面」是原住民部落非文字文明裡社會身分圖紋，也是一種融入與萬物生命交融互通的泛靈觀印記，是野蠻人的驕傲所在，與「黥面」的人為奴隸印記截然不同；而「黯」則為無光亮的內室暗房中憑聲音定位？全盲者對暗黑的經驗？黯黑使人孤獨？抑或是孤獨讓人心理感受更為黯黑？抑或是一種透不出人性光亮的文明？我們須特意體察「文面」與「黥面」的差異。

